

『三』 源氏物語

源氏物語

全譯本

源氏物語

I3134
22

源氏物语

[日]紫式部 著

殷志俊 译 范林森 审

远方出版社

源氏物語

〔日〕紫式部 著

殷志俊 译 范林森 审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赵志忠
封面设计 宁成春

2000/02

源氏物语

[日]紫氏部著

殷志俊译 范林森审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7号)

新华书店经销 蒙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25 字数:805千

1996年6月第一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每册:24.80元

ISBN7-80595-201-9/I·89

译者序

《源氏物语》被认为是三千万日本家庭不朽的国民文学，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它问世于十一世纪，是日本文学中一部伟大的古典名著，也一直对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源氏物语》仍是日本作家的灵感之源。更使人惊讶的是，无论这部书的写作背景，还是人物性格的某些方面，都仿佛象中国的《红楼梦》，而它比我国第一批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及欧州最早的长篇小说《十日谈》要早300多年，比《红楼梦》的成书时间早900年。因此，有人这样认为，《源氏物语》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姓藤原，字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而当时宫中女官往往以其父兄的官衔为名，以显其身份，所以称为藤氏部；后来因她所写《源氏物语》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遂改称紫式部。作者生卒年月不详，普遍认为是生于978年，死于1015年。紫式部出身于充满书香气的中等贵族家庭，是一位极富才情的女子，其祖父等辈及兄长都是当时有名的歌人，父亲更是长于汉诗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习。作者因此自幼得以随父学习汉诗，并熟读中国古代典籍，她不仅对白居易的诗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十分了解佛经和音乐，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读者读《源氏物语》时，很容易感到是在读一部中国古典名著的原因之一。紫式部家道中落，丈夫去世后，曾为日本皇宫彰子皇后的女官，因此有宫廷生活的直接体验，对当时日本贵族阶层的淫逸生活及男女间的情爱之事有全面的了解。加上作者内心细腻、敏感，所以《源氏物语》读来令人感动，就仿佛一部古典静雅而又美丽哀婉的“言情小说”。

全书共五十五回，近百万字。故事涉及三代，历70余年，所涉人物四百多位，其中印象鲜明的也有二三十人。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下层贵族、宫妃侍女及平民百姓。全书以源氏家族为中心，上半部写了源氏公子与众嫔妃、侍女的种种爱情生活；后半部以源氏公子之子薰君为主人公，铺陈了复杂纷繁的男女纠葛事件。从体裁看，该书颇似我国唐代的传奇、宋代的话本，但行文典雅，很具散文的韵味，加上书中大量

引用汉诗,及《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并巧妙地隐伏在迷人的故事情节之中,使该书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氛,我国读者读来有读本国小说那种强烈的亲近感。而且该书与《红楼梦》一样,所涉人物都是皇族,虽然所展示的场景是日本的贵族阶层,但对爱情生活的着墨点染却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被认为是日本的“《红楼梦》”。

《源氏物语》书名的“物语”两字,在日语中意即故事。物语文学是日本一种古典的文学体裁,产生于公元10世纪初的平安时代。它与中国古代传奇文学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源氏物语》在艺术上却极大地发展了物语文学,是日本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该书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仰承了许多翻译界前辈的丰富才情;为了能弥补该译本文彩的不足,在完稿后还诚请了文学界的朋友为全书的词句润色。尤其重要的是,本译本的注释相当一部分袭用了丰子恺先生的注释,对此,我们对丰老先生深表谢意,并将及时地以适当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敬意。另外,还要说明的是,《源氏物语》原作在结构上显然有些庞杂、冗长,对某些场景和人物心理的描写也不够精纯,在翻译时,我们尽量强化该书的小说性,回避了有损于作品艺术完美性的不足之处,这样做是否妥当,还望读者朋友指正。

译者

1995年7月

目 录

译者序

第一章	桐 壺	(1)
第二章	帚 木	(11)
第三章	空 蝉	(27)
第四章	夕 顔	(31)
第五章	紫 儿	(47)
第六章	木 摘 花	(62)
第七章	红 叶 贺	(73)
第八章	花 宴	(84)
第九章	葵 姬	(88)
第十章	杨 桐	(103)
第十一章	花 散 里	(119)
第十二章	须 磨	(121)
第十三章	明 石	(136)
第十四章	航 标	(148)
第十五章	蓬 生	(158)
第十六章	关 屋	(165)
第十七章	赛 画	(167)
第十八章	松 风	(173)
第十九章	薄 云	(180)
第二十章	槿 姬	(189)
第二十一章	少 女	(196)
第二十二章	玉 燧	(211)
第二十三章	早 莺	(224)
第二十四章	蝴 蝶	(229)
第二十五章	蚕	(236)

第二十六章	常夏	(241)
第二十七章	篝火	(247)
第二十八章	朔风	(249)
第二十九章	行幸	(254)
第三十章	兰草	(262)
第三十一章	真木柱	(267)
第三十二章	梅枝	(278)
第三十三章	藤花末叶	(284)
第三十四章	新菜	(293)
第三十五章	新菜续	(319)
第三十六章	柏木	(314)
第三十七章	横笛	(354)
第三十八章	铃虫	(359)
第三十九章	夕雾	(363)
第四十章	法事	(382)
第四十一章	魔法使	(388)
第四十二章	云隐	(396)
第四十三章	皇子	(397)
第四十四章	红梅	(401)
第四十五章	竹河	(405)
第四十六章	桥姬	(419)
第四十七章	柯根	(430)
第四十八章	总角	(442)
第四十九章	早蕨	(467)
第五十章	寄生	(474)
第五十一章	东亭	(500)
第五十二章	浮舟	(519)
第五十三章	蛭蛎	(540)
第五十四章	习字	(556)
第五十五章	梦浮桥	(576)

第一章 桐 壺

且说天皇时代，某朝后宫妃嫔众多，内中有一更衣^①。出身微寒，却蒙皇上万般恩宠。另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刚入宫时，便很是自命不凡，以为定然能蒙皇上加恩；如今，眼见这出身低微的更衣反倒受了恩宠，便十分忌恨，处处对她加以诽谤。与这更衣地位同等的、或者出身比她更低微的更衣，自知无力争宠，无奈中更是万般怨恨。这更衣朝夕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自然都妒火中烧。也许是众怨积聚太多吧，这更衣心绪郁结，便生起病来，只得常回娘家调养。皇上见了，更是舍不得她不下，反而更加怜爱，也不顾众口非议，一心只是对这更衣恣情。此般宠爱，必将沦为后世话柄。即便朝中的显贵，对此也大都以为不然，彼此间时常侧目议论道：“这等专宠，实在令人吃惊！唐朝就因有了这种事而终于天下大乱。”这内官的事，不久也逐渐传遍全国，民间听了怨声载道，认为这实在是十分可忧的，将来免不了会出杨贵妃引发的那种大祸。更衣处于如此境地，苦恼不堪，内心也甚为忧惧，唯赖皇上深恩，尚能在宫中谨慎度日。

这更衣早已谢世的父亲曾居大纳言之位。母亲也出身名门望族，眼见人家女儿双亲俱全，享尽荣华富贵，就指望自己女儿也不落后人；因而每逢参加庆吊等仪式，她总是竭尽心力、百般调度，装得十分体面。只可惜朝中没有重臣庇护，如若发生意外，势必无力自保，心中也就免不了感到凄凉。

或许是前世的因缘吧，这更衣却生下一容貌非凡、光彩如玉、举世无双的皇子。皇上得知后，急欲见这孩子，忙教人抱进宫来^②一看之下，果是一个清秀异常的小皇子。

大皇子为右大臣的女儿弘徽殿女御所生，母家是尊贵的外戚，顺理成章，他自然就成了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论相貌，他却不及这小皇子清秀俊美。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尽管珍爱，但相比之下总显得平常，而对于这小皇子，却视若掌上明珠，宠爱无比。看作上天私子的宝贝。

小皇子的母亲是更衣，她有着不寻常的身份，品格也十分高贵，本不必像普通低级女官一样，在日常生活中侍候皇上。而皇上对她的宠爱非同寻常，以至无法顾及常理，只是一味地要她留在身边，几乎片刻不离。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它佳节盛会，也总是首先宣召这更衣。有时皇上起床迟了，便不让她回宫室里去，整个一天干脆就将这更衣留在身边。这般日夜侍候，按更衣的身份而论，也似乎太轻率了。自小皇子出生后，皇上对这更衣更是十分重视，使得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生疑忌；如此下去，来日立为太子的，恐怕就是这小皇子了。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况且她已生男育女，皇上对她的看重，非一般的妃子可比。因此独有弘徽殿的疑忌，令皇上忧闷，心里也很是不安。

更衣愈受皇恩宠爱，然而贬斥、诽谤她的人也愈多。她身单体弱，宫中又没有外戚从旁相助，因此皇上越加宠爱，她越是忧惧不安。她所住的宫院叫桐壺，从此院去皇上常住的清凉殿，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她在两者间频繁来往，众妃嫔看在眼里，心里极不舒畅，也是自然的。有时来往得太过频繁，这些妃嫔就恶意向

弄她，在板桥^③上或过廊里放些醜陋污秽的东西，使得迎送桐壶更衣的宫女们经过时，衣裙被弄得醜陋不堪；有时她们又相互私约，将桐壶更衣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有意锁闭，使她进退不是，窘迫异常。如此等等，花样百出，桐壶更衣因此痛苦不堪。皇上得知常发生此等事情，对她更是怜惜有加，遂让清凉殿后面后凉殿里的一个更衣另迁别处，腾出房间以供桐壶更衣作值宿时的休息室。那个迁出去的更衣，从此对桐壶更衣怀恨在心，也就更不用言说了。

小皇子三岁时行穿裙仪式^④排场并不亚于大皇子当年。内藏寮和纳殿倾其所有，大加操办，仪式非常隆重，却也招致了世人的种种非议，但待得看到这小皇子容貌出众，举止、仪态超凡脱俗，十足一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人们心中对他的妒忌和非议才顿然退去。见识多广的人见了他，都极为吃惊，瞠目注视道：“这等神仙似的人儿也会降至世间！”

是年夏天，小皇子宫母桐壶更衣觉得身体欠安，便欲告假回娘家休养，无奈皇上不忍，执意不允。这更衣近年来恹恹常病，皇上已经习惯了。于是对她说道：“不妨暂且住在宫中休养，看看情形再说吧。”可这期间，更衣的病已日渐加重，不过五六日，身体已是衰如弱柳。母亲太君心痛不已。向皇上哭诉乞假。皇上见事已至此，方准许其出宫。即使在这等时候，皇上也心存提防，恐其发生意外，令桐壶吃惊受辱。因此，决意让小皇子留在宫中，更衣一人悄悄退出。皇上此时也不便再作挽留，但因碍于身份，不能亲自相送出宫，心中难免又是一阵难言之痛。这更衣原本花容月貌，到这时已是芳容消损，自己心中也是百感交加，却又无力申述，实在只剩得奄奄一息了。皇上见此情景，茫然无措，一面啼泣，一面历叙旧情，重申盟誓。可这更衣已不能言语、两眼无神、四肢瘫软，仅能昏昏沉沉躺着。皇上束手无策，只得匆匆出室，忙命左右备车回去；但终究舍她不下，不禁又走进这更衣的房中来，又不允其出宫了。他对这更衣说道：“你我曾山盟海誓：即便有一天，大限来时，我们俩也应双双同行。你不至于舍我而去吧！”这更衣深觉感情浓厚，便断断续续地吟道：

“大限来时悲长别，
残灯将尽叹命穷。”

早知今日……”说到这里，想要再说下去，无奈身疲力软，已是痛楚难当、气息奄奄了。皇上还执意将她留住宫中，亲自守视病情。只是左右奏道：“那边祈祷今日开始，高僧都已请到，已定于今晚启忏……”便催促皇上动身。无可奈何，皇上只得允其出宫回娘家去。

却说桐壶更衣离宫之后，皇上满怀悲痛，难以入睡，只觉长夜漫漫，忧心似焚；派去探病的使者也迟迟未返，不禁长吁短叹。使者到达那更衣家外，只听得里面号啕大哭。家人哭道：“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垂头丧气而返，如实奏告皇上。皇上闻此噩耗，心如刀割，神智恍恍惚惚，只得将自己笼闭一室，枯坐凝思。

小皇子年幼丧母，皇上很想将他留住身边。可丧服中的皇子留侍御前，无此先例，只得准其出居外家。小皇子年纪尚幼，见众宫女啼啼哀号，父皇也泪流不止，心中只是奇怪。他哪能想到平常父母子女别离，已是悲哀断肠之事，更何况同遭死别生离呢？

悲伤也有个限度，最后只得按照丧礼，举行火葬。太君恋恋不舍，悲泣哀号道：

“让我与女儿一同化做灰尘吧！”她挤上送葬的众侍女的车子，来到爱宕的火葬场，那里庄严的葬礼正在举行。此时的太君，自不必说心情是何等的伤恸！她呜咽难言，勉强说道：“看着她，只想着平日的音容笑貌，便仿佛她还活着，真切地见到她变成了灰烬，才相信她已非这世间的人了。”说罢，哭得几乎从车上跌了下来。众侍女忙来搀扶，万般劝解。她们道：“早就担心会弄到这般地步的。”

不久，宫中的钦差来了。宣读圣旨道：“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⑤此番宣旨又引起了一阵号啕。皇上回想这更衣在世时，不曾作女御，总觉得异常抱歉，所以追封，对她晋升一级。不想这追封又引得许多的怨忌。知情达理的人，尚认为这更衣容貌秀丽、优雅可爱、性情温淑、和蔼可亲，的确无可指责。只因往昔皇上宠爱太过，所以遭人妒恨。如今已不幸身亡，皇上身边的女官们记起她品格之高贵、心地之善良，都不胜惋惜。所谓‘生前诚可憎，死后皆可爱。’这古歌必是为此情此景而兴的了。”

时光流逝，桐壶更衣死后，每次例行法事，皇上总派人前往吊唁。抚慰也总是格外优厚。虽已事过境迁，但皇上悲情依旧，实在难以排遣。他不再宣召别的妃子侍寝，只是朝夕以泪洗面、隐愁忍痛。身边的侍臣见此，都恍然叹息、相对垂泪。宫中只有弘徽殿等人，始终不肯容忍桐壶更衣，并说道：“作了阴间的鬼，还令人不得安宁，这般宠爱也真是难解啊！”皇上虽有大皇子侍侧，可是心中仍是惦着小皇子，还时常派遣亲信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探问。

时值深秋。一日黄昏，朔风乍起，使人顿觉寒气透骨。面对这番情景，皇上忽然忆起昔日旧事，倍觉神伤，遂派了初负^⑥和命妇^⑦到外家存问小皇子音信。二人即刻登车前往。此时正逢皓月当空，皇上徘徊宫中，仰头望月，追忆往昔情形：每逢月夕花晨，宫中必有丝竹管弦之声。那时桐壶更衣或则弹琴，清脆的音色、沁人肺腑；或则吟诗，婉转悠扬、不同凡响。她的声音笑貌，时隐时现，仿佛就在眼前。然而幻影虽浓，又哪抵得过一瞬的现实呢？

待那初负和命妇到达外家，车子进门方定，只见庭院寥落，四周一片凄凉。这深楼老宅原本桐壶太君孀居之所，为了调养这如玉的桐壶女儿，也曾经略加装修，维持过一时的体面。可是自更衣死后，这寡妇日夜为亡女悲伤饮泣，已无治理庭院之心，所以杂草丛生、花木凋零。今日寒风萧瑟，这庭院便更显冷落凄凉。只剩了一轮秋月，如银盘般向繁茂的杂草洒清辉。

命妇从正殿南面下得车来，太君一见宫中来人，禁不住又悲从中来，哀哀切切，一时不能言语，好半天才哽咽道：“妾身命苦，如今落得孤身一人枉活人世。今蒙圣上的眷爱，风霜之中，驾临寒门，教老身感愧有加！”说罢，泪如雨下。命妇答道：“前几日典侍来此，回宫复奏皇上，说起这里的情状，伤心惨目，真叫人肝肠欲断。我本愚笨无知之人，今日来此，也感到很悲戚！”她略一踌躇，传旨道：“皇上说：‘更衣之死原只是做梦，一直神魂颠倒。后来虽稍安定，但仍痛苦不堪。真不知何以解忧啊！因此欲请太君悄悄来宫中一行，不知可否？又每每挂念小皇子，可怜他年幼便丧母别父，在悲泣中度日，请早日携其来此。’万岁爷说这番话时，声气断续，忍泪吞声，只因恐旁人笑其怯弱吧，教人看了，实在令人难当。因此未及他把话说完，我便早早退出了。”说罢，即呈上皇上手书。太君说道：“老身终日泪洗面，泪流过多，以至两眼昏花；承蒙皇上赐此御函，眼前顿添光明。”便拜读

圣旨：

“本来希望时光的流逝能使心中的悲伤逐渐减少，岂料历久弥深，越加无法排遣。此真无可奈何之事！皇儿近来如何？时时想念。不能与太君共同抚养，实是憾事。今请借此子入宫，聊为对亡人之遗念。”

书中另叙别离之情种种，并附诗一首道：

“夜风送冷露，深宫泪沾襟。
遥遥荒渚草，顿然倍孤零。”

太君未及读完，已是泣不成声。缓缓道：“妾身老朽，苟且人世是因命当受苦。如今面对松树，已羞愧难当；何况九重宫阙，岂有颜仰望？屡蒙皇恩，百般抚慰，真不知何以表达老身感激之情。但臣妾自身，不便冒昧入宫。只是暗自感到：小皇子虽然年齿尚幼，但不知缘何天资异常聪慧，近来终日想念父皇，急欲进宫。此实在是人间至情，深可为人嘉悯。这事望代为启奏。妾身命薄，居此荒落之地尚可，可是小皇子，实在委屈他了……”

时值小皇子睡中。命妇说道：“此番本当拜见小皇子，才好将详情奏复皇上。但念皇上尚在宫中专候回音，恕不便在此久留。”便要告辞。太君说道：“痛失爱女，心情郁结，苦不堪言，实欲与知己之人叙谈衷曲，以稍展愁怀。公余有暇，请务必常顾寒舍。妾身不胜感念。忆昔日每次相见，皆为良辰美景欢庆之事。而今传书递柬寄托悲情，实非所愿。全怨妾身薄命，不幸遭此苦厄。亡女初生之时，愚夫妇即寄与厚望，祈愿此女为门庭增光。亡夫弥留之际反复叮嘱妾身：‘务必实现吾女入宫之愿，切勿因我之亡故而作罢。’妾身也曾忧念，家中无有力后援，愚女入宫后必受种种委屈。只因不忍违反其父遗嘱，其后才遣其入宫。承蒙主上宠幸，愚女入侍之后，得到万般怜爱，真是无微不至。亡女周旋于众妃之间因此而不致不忍受种种无理侮辱。怎料得朋辈妒恨，日积月累，痛心之事，难于倾述。终因积忧伤身，以至惨遭大病，命归黄泉。皇上的千般宠爱，如今反成怨恨之根。唉，不说也罢，这不过是我这伤心寡妇胡言乱语吧了。”太君一阵心酸，话未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此时已是夜深，命妇说道：“太君所言极是，皇上也是如此想的。他说：‘我虽真心真意爱她，也不该如此过甚，以致惊人耳目，使这番恩爱不能长久。现在想来，我俩的盟誓，却是一段恶缘！我自信一向未曾作过招人怨恨之事。只为了此人，竟招得许多无端怨恨，如今又落得形单影孤，反倒成了个笑柄。这也是前世作孽吧！’他时时申述，眼泪始终未干。”絮絮叨叨，难以尽述。

最后命妇又含泪道：“夜已至深，今夜之内还须回宫复奏。”遂急欲动身。此时，冷月西沉，寒风拂面，夜天如水，使人倍感凄凉；乱草丛中，秋虫鸣声凄婉，催人下泪。此情此景，令命妇不忍离去，遂吟诗一首道：

“秋虫纵然伴人泣，
长宵已尽泪仍滴。”

吟罢，尚待登车，只听那太君答诗，命侍女传道：

“哭声稠稠似虫鸣，
宫人同悲泣声起。”

请将此怨恨之词，代为转奏。”太君想到，此番犒赏命妇，所用礼物不宜过于富有风趣，遂将更衣遗留的一套衣衫、一些梳妆用具，赠与命妇。这些东西也仿佛专为

此用而遗留着的。

伴着小皇子来的众位年轻侍女，人人悲伤，自不待言。她们看惯宫中繁华景色，叹息此地衰落凄凉。她们念及皇上悲痛的情形，甚为同情，便劝说太君，将小皇子早日送入宫去。这太君认为自己乃不洁之身，此时偕小皇子入宫，定会生出非议；而自己若不见小皇子，即使时间短暂，也觉心头不安。小皇子入宫一事，因此搁置。

命妇回得宫来，见皇上尚未安歇，怜惜之情顿生。清凉殿前，此时秋花秋草正十分繁茂。皇上带着四五个女官佯装观赏。那四五个女官都性情温雅，和皇上静悄悄地闲聊消遣。近些时日，皇上心绪稍宁，早晚披阅《长恨歌》画册。这是从前宇多天皇命画工绘制的，内有著名诗人伊势和贯之和歌及汉诗。皇上日常谈论，也多此类话题。此时皇上看见命妇回宫，便急忙询问桐壶娘家的情状。命妇便将此行见闻悄悄奏告。皇上细读太君复书，但见书中写道：“辱承锦注，诚惶诚恐，愧无置身之地。拜读温谕，悲感并聚，以至心迷目眩。

“嘉荫凋残秋风猛，
弱草芳尽不胜悲。”

诗中失言之处，料是悲伤过度，方寸已乱所致，皇上也并不以此见怪。皇上不想别人窥得自己隐情，但哪里掩饰得住？回想更衣初到时两人千种风流、万般恩爱。如今只落得形影相吊，孤独一人，便觉得自己甚为可怜。他道：“当初太君不想违背大纳言遗嘱，才遣此女入宫。我本来应该对她厚遇善待，以答谢此番美意，竟迟迟未行。只可惜如今人失琴暗，徒作空言而已！”皇上说到此处，觉得甚为含歉。接着又道：“所幸，更衣已生下小皇子，待他长大成人，老太君定得享福之时。唉，但愿他能如太君所愿才好。”

命妇将太君所赠礼物呈皇上御览。皇上看了，心想道：“这如果是临邛道士探得了三人居处而带回的钿合金钗，那有多好……”但如此空想，也是无用。遂吟诗道：

“君若化作鸿都客，
香魂应循住处来。”

皇上看视《长恨歌》画卷，觉得杨贵妃于画中的容貌虽然悦人，即使是名家手笔，但终觉笔力有限，少了生趣。诗中描绘贵妃的面庞和眉毛如“太液芙蓉未央柳”，这比喻固然恰当，唐时的装束也很是艳丽优雅。但一想起桐壶更衣的妩媚温柔，就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逊色了。以前朝夕厮守，共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诗句，还立下盟誓。如今一切都化作了水月梦花。此时正当风啸虫鸣、万物伤秋，无不使人哀思。而弘徽殿女御久不参谒帝居，却在此深夜时分赏玩月色，奏起丝竹管弦来。皇上听了，甚为不快，只觉得声声刺耳。皇上身边的殿上人 and 女官们，深察皇上心事，听到这奏乐之声，也都极为生厌。这弘徽殿女御原本冷酷之至，全然不顾及皇上心事，因此故作此举。此时月已西坠，皇上即景口占道：

“宫墙月暗泪眼昏，
凄怜荒邸有无明？”

皇上想起桐壶更衣娘家的情状，挑灯凝思，全无睡意。忽听得巡夜的右近卫官唱名，方知此时已是丑时。皇上恐枯坐过久，惹人注意，只得进内就寝，仍是辗转难寐。

次日起床，又回想从前“珠帘锦帐不觉晓”的情景，不免又是触景伤情，朝政也懒得理了。早膳勉强举筷，也只是应名罢了；正式御餐，早已废止了。因此侍膳的人，见此情景，个个忧愁叹息。近身侍臣，无论男女，人人着急，均叹道：“这实在是毫无办法的了！皇上和这桐壶更衣，定有前世宿缘。更衣在世之时，皇上一味宠恩，也全然不顾众人的讥诮怨恨。及至死后，又日日愁叹，凡与这更衣有关之事，都一味徇情，甚至疏懒朝政。真是不可思议啊！”并引唐玄宗等外国朝迁的例子来低声议论，暗自叹息。

过了些日子，小皇子回宫。这孩子越长长得俊美了，竟不似尘世间人，皇上自然更是怜爱有加。来年春天，册立太子，皇上心中极欲立小皇子为太子，但苦其无显赫的外戚作后援；而废长立幼，又为世人所忌，恐反而对小皇子不利。遂打消了这念头，只好不露声色，仍立了大皇子为太子。于是世人便有评论：“对小皇子钟爱如此，终于不立为太子，看来万事毕竟是有分寸啊！”大皇子母亲弘徽殿女御至此也觉得宽慰了。

这更衣太君自女儿死后，一直悲伤抑郁，无以自慰。她终日祈祷佛主，愿早入天国，与女儿相聚。不久，果蒙佛力引渡去了西天。皇上为此又颇为悲伤。时小皇子年方六岁，已懂得一些人情，哭悼外祖母，真是泣惜尽哀。祖孙相依多年，亲情难分。弥留之际，口中念念有词，反复念及这小外孙，确是悲戚不已。小皇子自此以后也就长留宫中了。

小皇子七岁开始读书时，其聪明颖悟，已是绝世罕见。皇上见他过分机敏，反倒觉得担心。他道：“现在谁还再去怨恨他呢？他没有母亲，就此一点，大家也该好好珍惜他。”皇上驾临弘徽殿，也常带他去，还让他入帘玩耍。这小皇子确实长得可爱，面恶或有仇怨的人，一看见他可爱的情态，也禁不住面带喜色。弘徽殿女御也不忍心恨他了。除了大皇子以外，这弘徽女御还生有两位皇女，相貌都比不上小皇子的俊美。女御和更衣们见了小皇子，也都不计前嫌。人们都想：小小年纪竟这般雅致风韵、仪态羞媚，确是十分的可亲可爱；可和他游戏玩耍，还须谨慎对待才是。又兼天资聪慧，规定学习的各种学问，均能触类旁通。就是琴笛之类，也很是精通、娴熟，演奏起来，清纯悦耳的声音响彻云霄，其多才多艺之能，教人难以置信。

却说朝鲜国派使臣来朝见皇上，其中有一个高明的相士。皇上召见这相士，欲令其替小皇子看相。但宇多天皇时已有禁令：外国人不得入宫。皇上只好将小皇子扮作朝臣右大弁的儿子。这右大弁原本是小皇子的保护人，他们一起来到款待外宾的鸿胪馆访问相士。相士看罢小皇子的相貌，吃惊不小，又几度侧首细看，不胜诧异。他道：“从这位公子的相貌来看，有君王之相，应该登至尊之位。但果真如此，又恐国家将有变乱，自己也多忧患。如果作为朝中大臣，辅佐治理天下，则又与其相貌不合。”这右大弁原本是个富有才艺的博士，当下便和这相士海阔天空地交谈起来，言语也很是投契。两人吟诗作文，互相答谢。相士即日便要告辞返国，他此次得见如此相貌不凡的人物，已深感欣幸；如今离别在即，反生几分悲伤。他作了许多优美诗文抒发此种心情，并赠与小皇子。小皇子也吟颂诗篇，作为答谢。相士读罢小皇子的诗篇，赞不绝口，再次赠送种种珍贵礼品。朝廷也重重赏赐这相士。此事虽然秘而不宣，但世人早已传遍。现太子的外祖父右大臣等得知此事，恐皇上

有改立太子之意，于是心中疑忌顿起。

皇上十分贤明，也很能通晓相术，对小皇子的相貌，早就成竹在胸，也就一直不曾封他为亲王。如今听这朝鲜相士所说和自己见解不谋而合，一方面觉得这相士实甚高明，另一方面又暗下决心：“一定不让他做个没有外戚作后援的无品亲王，以免他一生坎坷。我还能在位几年，也难料定。倒还不如让他做个臣子，将来辅佐朝廷。为他前程着想，也不失为两全其美之计。”从此就教他研习辅佐朝政的种种学问。小皇子明了此道之后，更显得才华横溢了。视其才能，居臣下之位，确实十分可惜。然而封他为亲王，定然招致世人疑忌，对他反而不利。让精通命理的人为此推算，结果相同。于是皇上从此便决意将这小皇子降为臣籍，赐姓源氏。

岁月流逝，但皇上对桐壶更衣的思念却丝毫未停止。有时为消解愁闷，也召见一些颇有声名的佳人，但哪能和桐壶更衣相比？因此更感到如桐壶更衣那样的美人真是世间少有。于是从此毫无美色之思，也日渐疏远了女人。一日，一个侍候皇上的典侍，提起先帝的第四皇女，说她容貌姣好，人人夸艳，其母后也宠爱异常。这典侍曾侍候过先帝，与她母后也很是亲近，时常进出宫邸，亲眼见着这四公主长得花月之容；而且现在也时常隐约窥见其姿容。这典侍奏请道：“臣妾已入宫侍奉三代人主，未尝见到与桐壶娘娘相似之人。只有这四公主肖似桐壶娘娘，也实在是倾国倾城之貌呵。”皇上闻言，想道：“莫非世间还有如此巧合之事？”一时心动，便传备厚礼，唤四公主进宫。

得到皇上传唤，母后异常着急，想道：“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弘徽殿女御乃歹毒妇人，桐壶更衣分明便是被她折磨死的。前车可鉴，真教人心寒！”她左右寻思，犹豫不决。终于未将四公主护送入宫。不巧这期间母后突然病亡，落得四公主孤身一人。皇上心生怜悯，诚恳地遣人存问，对她家人道：“教四公主入宫吧，我把她当作亲女看待。”四公主的众侍女、保护人，还有作兵部卿亲王的兄长都认真思量道：“与其在家孤苦度日，还不如送入宫中，心情也许可以宽慰一些。”便送四公主入宫。四公主住在藤壶院，于是称她为藤壶女御。

待皇上召见藤壶女御，觉得她容貌风采秀丽，确实酷似已故桐壶更衣，而且出身高贵、气质不凡，妃嫔们对她又无可贬斥。藤壶女御入宫后，也确实很是称心。已故桐壶更衣出身低微，受人轻视，偏偏却深得皇上恩宠。皇上虽仍然对桐壶更衣情有独钟，但爱情却不知不觉间移注到藤壶女御身上，心情自然也就变得欢慰了。这实是人间常情，真令人感慨啊！

源氏公子时刻不离皇上左右，日常侍奉皇上的妃嫔们对他也从不按规矩回避。妃嫔们个个都自以为美貌不逊于她人，而她们也全都妩媚窈窕。然而她们个个都比公子年长，态度也老成规矩，唯这藤壶女御年龄幼小，相貌又十分出众，见了源氏公子常常含羞躲避。公子朝夕出入于宫闱，自然常常窥见藤壶女御美色。母亲桐壶更衣去世时，公子年方三岁，自然不曾记得她的面容。但听那典侍说起母亲，与这位藤壶女御相貌酷似，年幼的公子便心生恋慕，也时时亲近这位继母。两人同是皇上宠爱亲近的人儿，皇上便常常对藤壶女御说：“不要疏远这孩子。你和他母亲相貌异常肖似，他亲近你，不要认为是无礼，要对他多怜爱才好呢。他母亲音容笑貌和你相象，自然他的音容笑貌也和你相象。你们两人作为母子，也是相称的。”源氏公子听到此话，童心暗自高兴。每当春花秋月、良辰美景之时，他便常去亲近藤

壶女御，表现出他对藤壶女御的恋慕之情。弘徽殿女御与藤壶女御也不能相容，受此连累，也勾起她对源氏公子的旧恨，对源氏公子也很是不能容纳了。

皇上常常称赞藤壶女御名重天下，把她视作举世罕有的美人。但源氏公子的容貌比她更为光彩动人，因此也就有人称他为“光华公子”。藤壶女御和源氏公子都很受皇上宠爱，因此人们又称她为“昭阳妃子”。

源氏公子着童子装，十分娇艳可爱，改装真是有些可惜。但宫中惯例，男童十二岁上，都应举行冠礼，改作成人装束。为了办好这仪式，皇上亲自安排指挥，日夜操持。除规定的制度之外，又增加了种种排场，使规模更为盛大。昔日皇太子在紫宸殿举行冠礼，场面非常隆重；而源氏公子的冠礼，皇上欲使其比那次更为隆盛。仪式的饗宴，历来由为藏寮及谷仓院当公务办理。但皇上深恐他们不能办得周到，因此特别颁旨，务必操办得尽善周全。仪式设在皇上最喜爱的清凉殿东厢，东面是皇上宝座，在宝座前设置受冠者源氏和加冠大臣的座位。

申时源氏公子上殿。他梳成“总角”的童发，左右分开，在耳旁挽成两个可爱的双髻，甚是娇艳可爱。马上就要改作成人装束，实在可惜啊！执行剪发仪式的大藏卿，面对源氏公子一头青丝美发，也实在不忍下手。此情此景，使皇上又怀念起他母亲桐壶更衣来。心想：要是更衣还在，见此情景不知该作何感想。想到此处，竟一阵心酸，又只得隐忍下去。

加冠之后，源氏公子到休息之处换成成人装束，走上殿来拜见父皇。众人一见，无不赞叹激动。皇上更是百感交集，昔日已近淡忘的悲哀，而今重又涌上心头。先前担心源氏公子天真烂漫的可爱风姿因改装而减色，岂知改装之后，越发显得俊美可爱了。

行加冠之礼的左大臣，夫人是位皇女，足下一女，名为葵姬。皇太子倾慕这葵姬，想聘娶她，无奈左大臣迁延未许，只因为有心想将此女嫁与源氏公子。他曾将此意奏表皇上。皇上心想：“这孩子加冠后本来缺少高贵的外戚作后援。左大臣既有此心，我也就成其美事，教葵姬侍寝吧。”冠礼之前，皇上曾催促左大臣早作准备。正好左大臣意欲早成此事，也就欣然应允了。

仪式完毕，众人退殿到侍所。此时侍所之内，大张筵席。源氏公子在诸亲王末席落坐。左大臣在席上隐约提起葵姬。公子年事尚幼，腼腆低头，羞而不语。不久内侍传旨，皇上召见左大臣。待左大臣入内见驾，御前众命妇便将冠犒赏品赐与他；照例是白色大褂一件、衣衫一套，并赐酒一杯。其时皇上吟诗道：

“童发已承亲手束，
合欢双带结成无？”

诗中暗含结亲之意，一听之下左大臣心中很是喜悦，立即和道：

“合欢未丝绾同心，
只愿深红永不消。”

随即走下长阶，来到庭中，拜舞叩谢皇上。皇上则命赏赐左大臣左马寮御马一匹、藏人所鹰一头。各公卿王侯也都依次排列阶前，分别拜领赏赐。由源氏公子呈献众人的肴饌点心，或装匣，或装筐，均由右大臣受命调制。另外赏赐下僚的屯食，犒赏其他官员的礼品，都装在古式柜里，满放陈列，所有的桌几也已塞满，礼品的丰富和盛大胜过皇太子加冠之时。